劒笑

劍筴第十卷標目

鐔干篇 凡四十八事 凡五十一條

淮南太子劒戲

畵劒

栢谷劒凡二條

建章宫逐劒

昌邑王劒戲

旄頭劒

劒游

劒入非常室

天劒

劒眼

劒桂

讓劒

琨華堂倚劒

劒擊白日鬼

堅劒

劒舌

墜劒標

陳初劒詺

衣藏劒

引劒防犬猧

綵衣劒

劒蝘

劒入羽林營

夢千劒

集劒

海上仙峰劒

劒封侯

劒棟

南楣題劒

啗劒效郭璞

星月徵劒

好劒槼

劒鋤花

劒聲

宦官劒珮

劒名夺命龍

鹽城劒

陳州婦人劒

戰酣劒折

劒倚門

劍筴第十

明豫章錢希言譔輯　新野馬之駿訂　臨川吳之甲授鋟

錞于篇 天以不見爲玄然其譴告人君甚微而著矣故曰錞于猶丁寧意乎

筴曰楚莊見天不妖地不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君子謂莊王能求過于天者矣然則清明在躬苟無穢也何禳焉夫蠶珥絲而絃絕東風至而酒清儒者以爲奇可而怪非人所意之事惡

乎極哉傳稱貌言聽視皆有妖而貌則
以服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
好也故曰不衷身災釰非服之大者歟
行則福應則覆佳兵不祥其事好還聖
賢著龜蓍凜若帝監之在矣乃歷古所
紀王公國君列士齊民稀不以釰敗者
飛蓬隨風微子興歎思深哉其言之易
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焚鋍于

女子劍

夏桀無道妹喜爲丈夫服帶劍傳冠世紀

丈劍

衛靈公太子蒯聵好帶劍長一丈公怒之乃作長一尺劍古史考

雞冠而舞劍

子路帶雄雞之冠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夫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

仁以爲衛不善則以忠化寇暴則以仁衛何恃劍焉莊子

子路戎服見于孔子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知見知也說苑作謂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固同也■何恃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敎矣史記子路性鄙好勇立志

伉直冠雄雞佩假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此蓋初見時一孔子家語一

子路持劒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也若善人善之者無所事劒矣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劒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說苑

虎幄劒

哀公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於藉用之衛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以良夫爲令名應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甸時證又說文作佃一轅車也紫衣狐裘紫衣至袒裘不釋劒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劒

從者不說劒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也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以五百家邯鄲常爲是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

因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因之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劒入欲誅故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

左傳

劒新治

梁孝王以讒怨袁盎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今時無說乎

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劒劒著身視其劒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劒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史記】

【晉潘岳西征賦】弔袁絲之正議伏梁劒于東郭

淮南太子劒戲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劒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靁被巧案巧者謂善用劒也乃召與戲被一再

辭讓誤中太子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徐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樂彥云即就淮南按之不得出淮河南也當是時淮南

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踪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治王史記

畫劍

廣川王去廣川王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伎博奕倡優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或曰荊軻非也去好之作

七尺五寸劒被服皆效焉漢書

栢各劒

武帝好微行甞至栢谷夜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劒主人嫗出遇客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

媼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三輔故事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仍留宿夜與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爲已故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

此人婿也將欲肆兇惡於朕仍召集期門羽林詔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禽奴問而欵服乃誅之帝歎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賜書生焉謹按此段出廣記中疑亦即祈谷微行事而小變其說耳因並存之也

潘岳西征賦

厭紫微之閒敞甘微行以游盤長傲賓于柏谷妻覩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爵明王

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橛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罟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

唐李德裕獻丹扆防微箴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饔斯可戒懼

建章宮逐劒

漢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劒走逐

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漢書

昌邑王劒戲

昌邑立為皇太子常賞雞豚以食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

下謂柩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

宗廟樂人輦道牟首祭泰壹神樂人也輦道閣道也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至而輦游于池言與衰戲也召泰壹樂人内之于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
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
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召
皇太后御小馬車小馬可以果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
奴騎乘游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
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

黃綬以幷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游戲者與從官奴夜飲湛沔于酒漢書

旄頭劍

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梁丘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爲諸侍中說經爲教授以召

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行謂天子出先毆旄頭劒挺墮墜首垂泥中挺引也劒自然拔引出也墜古地字刃鄉乘輿車鄉讀曰嚮馬驚于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壻此云外孫誤也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閒郎皆皁衣于章玄服以廁也執戟立廟門待上

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箴有應縣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漢書）

劒游

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爲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袒幘不加上冠）帶持刀劒或乘小車自者在茵上（茵車上蓐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車

（小故御者不得迴避而在天子前上也）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埜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无家（損卦上九爻辭）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弃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稱張放家人是為卑字為後行故變易姓名）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為私客（票匹妙反）置私田于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

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挺引也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作合作離如烏之集亂服共坐溷肴亡別溷肴謂雜亂也閔勉遯樂晝夜在路閔勉猶黽勉言不息也遯樂言流遯爲樂也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春秋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言將以庶人受土

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為失國祥僖公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廢人之事乎[漢書]

釼入非常室

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釼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

考問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是時哀帝即位莽乞就第天知其必不退而因是見象姓名章服甚明漢書

天劍

成帝建始三年七月夜有青黃白氣長十餘丈光明照地或曰天裂或曰天劍伏侯古今注

謹按劉向言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其有感于建始之際乎

星狀劒

妖星十一曰天讒彗出西北狀如劒長四五丈或曰如鈎長四丈或曰狀白小數動主殺罰出則其國内亂其下相讒爲飢兵赤地千里枯骨藉藉晉書天文志

劒火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

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後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閻纂皆曰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

知 晉書五行志

奪劒

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劒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之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冀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誤見擢序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漢書

劒舞席上

初孫權以妹妻漢王妹劉烈壯猛有兄策風王嘗入內妹拔劒舞于席上王甚憚之 吳志

劒偃月

陽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銷鍊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劒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 論衡

取官劒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兖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為乘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為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劒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後漢書

劒眠

南齊蔡約為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劒于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南齊書

劒柱

孫護仕慕容氏為北部尚書累遷尚書左僕射馮跋之潛至龍城也匿于其室及僭

僞號署爲侍中尚書令封陽平公護里有
犬與豕交護見而惡召太史令閔尚箴之
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理其於洪範
爲犬禍將悖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
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
妖見里庭不爲宅也願明公戒盈滿之失
修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
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

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起兵勠力
佐多並冀開府不得遂有怨言每於朝饗
之際常拔劍擊柱曰建興大業有殊功焉
而滯于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
殺之于是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護自三弟誅後常
怏怏有不悦之色跋怒酖之北燕錄

讓劍

尒朱世隆字榮宗榮從弟也莊帝之將圖尒朱榮衙府人言世隆懼變乃為匿名書自牓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等為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於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怱怱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會兆于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

隆曰叔父在朝多請耳目應廣如何令天
柱受禍披劍嗔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詞拜
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初世隆之為僕射
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
尅勉留心几案傷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
榮死之後無所顧憚既總朝政生殺自由
兄弟群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于是天下
之人莫不厭毒及齊神武起義兵世隆獨

深蔽惡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
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
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
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詑然有聲一局子盡
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
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
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吾頭持去
意殊不適未幾見誅。北史

琨華堂倚劍

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于呂纂呂纂召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讌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纂刺纂洞胸斬纂首以徇

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艸芥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爲太子報仇初纂嘗與鳩摩羅什碁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殺纂驗矣

晉書

呂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耽酒色不恤

政事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
遣弟乞珍訴超于纂纂召超及思盤皆入
朝超至姑臧大懼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
纂見超怒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
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曰不敢纂
本以恐愓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
諸臣讌于內殿超兄中領軍隆屢勸纂
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禁內至

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纂在位三年死纂未死時嘗與鳩摩羅什博戲或共圍棋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爲而纂不能悟光弟珽有子名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終如什言

後漢書

劒擊白日鬼

初劉賓沙門曇無讖東如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沮渠蒙遜甚重之號曰聖人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世祖聞之遣使來迎且告蒙遜曰若不遣讖

便即加兵蒙遜事議日久未忍聽太後竟發覺其事拷訊殺之蒙遜末年荒淫猜虐忍于刑戮群下苦之閨庭之中略無風紀義和三年夏四月蒙遜寢疾左右常白日見鬼以劍擊之未幾薨于路寢北涼錄

望劍

張敬兒姓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荆州每見諸將師不遑有餘計惟叙夢云未貴時

蔓居村中社樹𠃵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蔓社樹直上至天以誘説部曲自云貴不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爲謡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豬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開府又得斑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斑斕物閹人聞其言説之事達武帝武帝疑有異志收敬

兒敬兒脫冠貂拔地曰用此物誤我伏誅
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
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
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
三司謂其妻姨曰我拜後府開黄閤因口
自爲鼓聲初得鼓吹着便奏之又於新林
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
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舐之

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豬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爲敬兒故豬兒亦改爲恭兒南齊書

劍古

初梁武帝在西邸與約游舊時帝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常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

以保其福祿今竟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

定大業猶天人之望勝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

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自才智從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日知公帝曰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

二人也初武帝有憾于張稷及李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約婚家相爲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内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床憑空頓于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遂卒（梁書）

劒狗

張傾西域校尉張傾以怨殺麴儉臨死有恨言後傾夜見白狗自拔劒斫之不中傾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旁遂以暴卒十六國春秋前涼錄

墜劒標

侯景迎豫章王即皇帝位忽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景加九錫忽有野

鳥翔于丹書之上赤足丹嘴形似山鵲賊徒競射之不能中及禪位景所帶劒水精標無故墜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兎自前而走俄失所在〔梁書〕

陳初劒謎

日西夜烏飛拔劍倚梁柱歸去來歸山下〔南史〕

衣藏劒

鄭韶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關中太守韶養一犬憐愛過子韶有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韶未達之日已事之韶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忿恨以久伺其便無得焉時在關中隋煬帝有吏到韶排馬遠迎之其犬乃齧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使入郭韶將欲出爲犬拽衣不放韶怒令人縛之於柱韶出使宅大

門其犬乃掣斷緪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噑吠跳身于元周隊內咬殺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劒耳集異記

引劒防犬猧

貞觀十七年七月民訛言官遣張根殺人以祭犬猧云其來也身衣狗皮鐵爪每于暗中取人心移時而去于是更相震怖每

夜驚擾皆引弓劒自防無兵器者削竹爲之郊外不敢獨行太宗惡之令通夜開諸坊門宣旨慰諭月餘乃止 集異志

緋衣劒

常山愍王承乾使戶奴故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翦綵爲舞衣尋橦跳劒鼓鞞聲通晝夜不絕 舊唐書

劒蠅

武三思性急方書有蠅飛在筆端去復來思怒投筆援劒逐之未幾事敗伏誅唐逸史

劒入羽林營

景雲中諸葦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廨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

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死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鞍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

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忻然聽命乃送璹等首于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花南門舊唐書

夢千劍

公孫璞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爲華州司馬年四十餘沉湎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僮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人持刀劍弓矢入其家擒璞殺之

璞流汗驚懼因成瘡疾遍身有瘡皆有口
及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
賈宣古見其所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
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
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一往求問也璞係
教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
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寃所爲可修
黃籙大齋懺悔宿寃疾冀可愈爾其子以

此告璞便於所居修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門大開即見魚鱉鳥獸豬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爲人飛空而去逡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冤䰟今天符既下乘功德力託生爲人汝罪巳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璞乃平

復璞全家修道居於華陽山焉（道教靈驗記）

集劒

史思明既王有數十州之地年餘朝興遂爲王太子朝興辛氏之長男特爲思明所愛嗜酒好色凶橫頑戾招集幽薊惡少與其年齒相類者百餘人爲左右皆彎弓利劒飾以丹艧珠玉帯佩印雕鏤金銀控彈揮刃常如見敵（唐書）

海上仙峰劍

楊妃夢與明皇遊驪山至興元驛方對食後宮忽告火發倉卒出驛回望驛木俱爲烈焰俄有二龍帝跨白龍其去若飛妃跨黑龍其行甚緩左右無人惟一蓬頭黯面物貌不類人望帝去甚遠觸一危峰沉烟霧中開目則獨自一室黯面物曰某此峰神也有一騎來授記益州牧鱻元后倏然

夢覺翌日漁陽叛書至帝至馬嵬縊妃子死帝曰夢今有應矣與朕遊驪山驪與離同方食火發失食之兆火兵罷也驛木俱焚騎與易同加木于旁楊字也吾跨白龍西游之象彼跨黑龍陰暗之理獨行無左右之助一騎馬也峰神乃山鬼也果死于馬嵬平當授益州牧蠶元后牧養也餐蠶所以致縊也益旁加系縊字也帝後夢至

一處題曰東虛府又至一院題曰太一玉
眞元上妃院入見太眞隔一雲母屏對坐
不見其形帝曰汝思我乎妃曰人非木石
安得亡情異日當跨蜻蜓浮落景共游玉
虛中帝曰碧海無涯仙山路絕何計通耗
妃曰若遇雁府上人可附信矣後果有鴻
都道士於海上仙峰得劒合私言而迴大唐
奇事記

劒封侯

安祿山得飛鐙琁劒欲奏上乞封劒爲堅利侯僚屬以無此例力止之唐小說

劒棟

唐時軍中有透劒門伎大宴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劒刃爲榱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慶馬調道端下鞭而進琤焉聞劒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宜

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毎饗軍則爲之所獲賞止于三數匹帛而已一日王者設漏其名此將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以召入至呈伎之際極爲調番入數步忽風起馬驚觸劍失序人馬皆斃於刃下　唐闕史

南楣題劍

唐盧掰負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龍精舍休僧院詞氣悽慘如畣甚憂其呼嗟

往復丁卯斷關僧關不對遂夜將從歸騎
往何四顧從命毫硯題丁南楣曰壽天雖
云命祟椿亦太偏不知雷氏劍何處更冲
天題畢草草而去泚筍出官未逾月卒其
詩至今在院僧逢看人輒話其異（闕史）

斷劍效郭璞

有許氏子世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
用甚豐一日木陰初盛清和留候偶有扣

扉者啟關覩之則一道士也草履雲髯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乞分一杯漿二子延入賓位雅談高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自此東南百里有五松虬堰在疆內否曰某之良田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黃金百斤埋劒一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洛之分野某尋之久矣黃金可以分贈親屬甚困者其龍

泉自佩當位極人臣二子大驚異道士彭方為壇問其結壇所須曰徽纆三百尺赤黑索也隨方色綵纖素甚多洎几案爐香裀褥之具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隨之器皿須以中金者二子則竭力經營尚有所缺貸于親友又言某善點化之術視金銀如糞土常以濟人之急為務今有囊篋寓太微宮欲以暫寄二子許諾即召人負荷而

至巨笈有四重不可勝緘鐍甚嚴所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設法具于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返居閉門以俟且戒毋得窺隙其當效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爲人窺則禍立至俟行法畢當舉火相召可率僮僕備畚鍤來及夜而發之冀得靜觀至璁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專望燭光杳不見舉不得已開戶覘之默絶影響步

至劃下則擲杯覆罷飲食狠籍絲縷罷皿悉巳携去輪蹄之跡錯于其所悉用徽纏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笈尾礫實中自此家産甚困失信于人驚愕憂慚默不得訴冊國史

星月徵紉

長慶元年八月辛巳夜東北有大星自雲中出流自光照地前後長丈二尺五寸西

北入蜀滅太白在軒轅左角西北一尺所是月壬辰夜太白去太微垣南第一星一尺所九月戊戌夜太白順行入太微去左執法星西北一尺許乙巳夜去左執法二寸所辛亥月去天關西北八寸二年正月戊申魏帥田布伏劒死史憲誠據郡叛

腰劒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傳于人口一夕有非常人粧束甚武腰劍手囊囊中貯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耶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

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
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店否
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
予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仇畢矣聞
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否立欲酧之是予
願畢此後赴蹈湯火誓無所憚張深喜其
說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
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

囊首而去期以却回竟去及其不至五鼓絕聲杳無蹤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為巳累客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

冒劒

王播為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内者出入屬鞬佩劒舒人冒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

竟

鹽城劍

高駢末年惑于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因大行威福旁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磻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駙

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蕭勝納五百金賂于用之用之曰爾何欲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爲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不爲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珽劒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

七首獻于駙用之稽首曰此非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内五兵不敢犯駙甚異之遂飾以金玉常置座隅駙嘗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駙潜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駙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

潚使應得陪幢節同歸眞境也它日瑶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爲雀大如小駟羈轡中設機棙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飛鍊金丹費耗資財動踰萬計日居月諸竟無驗廣陵妖亂志

好劒槊

唐僖宗不親政事專務遊處好騎射劒槊法筭至于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踘鬬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唐書

宦官劒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

紫皆[illegible]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
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
爲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
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于是宮官
始服劒珮侍祠唐書

劒鋤花

元帥府檢校司徒錢仁佖與都虞候金沼
比鄰沼堂東植牡丹一本開花三百餘朶

其色如血如金含稜角瓶子頂上有碎金絲如蛺蝶之狀一城以為殊異每歲花開張寶仁侁預焉天寶七年春三月纔開一兩張仁侁一夕洪飲擊劍袒服中單背負大籃左手攜鋤腰插犬七首踰牆而過沼中外無知者鋤取牡丹置籃中乃平其地空中聞有吁歎之聲微若遊蜂音辭曰一花三百朶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裏朶朶

斷腸紅仁佐興之移植于亭後沼覺矣明年花盛開乃宴召沼沼一見無語得疾以歸至夜憤悶不已以刀决腸而卒腸皆寸寸斷果符空中之語（唐史拾遺）

劍聲

五代梁貞明元年末帝德妃張將葬康王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巳旣寤聞榻上珽劍鏘然有聲躍起抽劍

曰將有變耶乃索腹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五代史】

劒名奪命龍

蜀王建初起軍中隱語代兵械之名以犯者爲不祥呼其劒曰奪命龍刀曰小逡巡【五代史】

陳州婦人劒

五代契丹入寇之際陳州有一婦人號曰

白頸鵶形質粗短髮黃體黑來詣戎王稱男子姓名衣冠拜跽皆如男子戎王以爲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羣盜其屬男子數千皆服役之前後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僞燕王趙延壽聞之自云能左右馳射被韃日行三百里盤矛擊劍皆所善也後爲兗州節度使馮彥卿戮之

戰酣劍折

白延遇歷典禁軍遷至檢校司[illegible]福中晉祖在鄴安鐵胡叛于鎮州帥衆數萬指闕而來晉祖命杜重贇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豫其行乃從告晉祖願以身先及陳于宗城延遇帥其屬先犯之斬級數百戰既酣而劍亦折諸將由是推伏晉祖聞之即命中將使以璲劍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檢校司空充馬軍右廂都校

劍倚門

南唐劉士珂赴選東入徽安門日晚店家皆滿有一店甚靜一人倚劍立門覩士珂因留宿既入少選傳云祭酒屈郎君食引士珂擁爐飲酒入夜共被即婦人也祝士珂不可語它人後詢其所由乃功臣李抱玉家主謀之青衣石祭酒也因亂時抱玉挾名奏授國子祭酒南唐書

匣樓劒

九江郡自梁太清與湓口湓口乃漢灌嬰所築也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盆杆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而山形勝盤踞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開寶中曹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于翰曰城形爲上水龜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人云在北闉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匡廬有

峰曰雙劍乾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爲守謂翰實居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郡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劍所致乃闢譙樓前地築爲二城夾樓矗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瘞劍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其下曰是利民而不利于官立方聞之不以爲意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官中書舍人 桂史